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葛 茂 柱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葛茂柱/葛茂柱绘.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102-07165-7

I. ①中… II. ①葛…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②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③虎-翎毛走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1 ②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7272号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葛茂柱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http://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 张 煤 李雪竹

特邀编辑 吴乐四 姚晓雪

总体设计 李文昭

责任印制 刘 毅

制版印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5年5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8 印张: 27

印数: 0001-1300册

ISBN 978-7-102-071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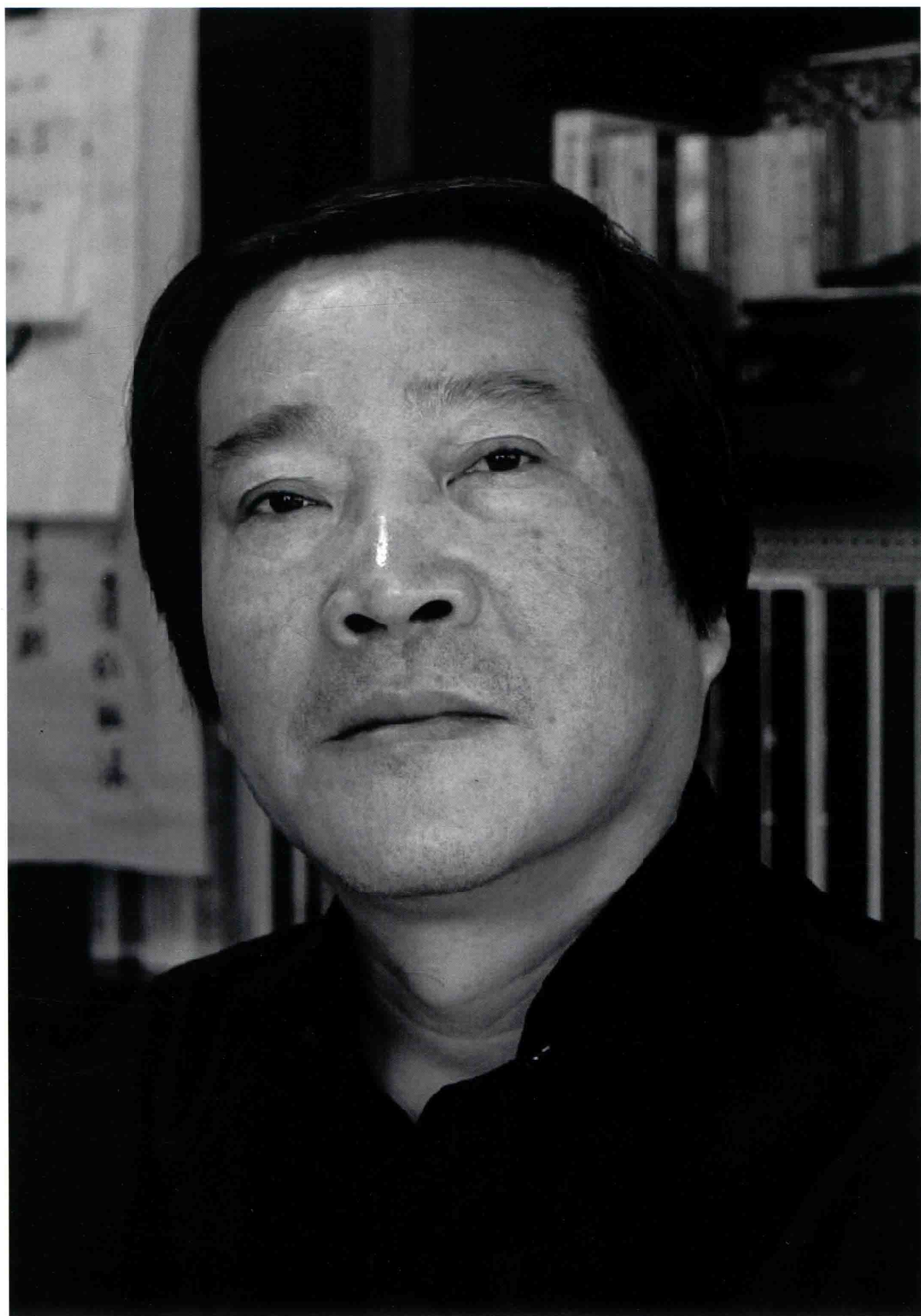
定价: 38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葛茂柱

1953年生于安徽合肥，承母训，自幼家学，其父为安徽省著名书画家葛介屏。师从王石岑、光元鲲、徐子鹤教授，习中国画山水、动物，尤工画虎。又得林散之先生面授，再拜张大千弟子曹大铁先生为师，遂得“大风堂再传弟子”印。面壁绘事，未尝或辍。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史馆书画研究员，安徽省书画院特聘画家，安徽省省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



葛茂柱

序

非才无以成器，非学无以成材。从来学艺轶群者无不以力学敏求中得之。余尝论中华绘事，稽古一则，欲见隋唐以上之迹，迹类寻梦，宋元以降犹得寓目。至若宋末之有赵松雪，则黄，王也，倪，吴也，一时并出。明末之有董玄宰，则四王也，吴，恽也，后先辉映。凡诸大家，尽萃吴中。至若金陵八家，黄山画派，诸家虽各有成就，然欲求流丽高华之致，则去之弥远。足证画家之与师承，与地域息息相关者也。

与言时代，国画自清纪康熙以降，日趋芜下，其间虽有扬州八怪也，三朱也，四任也，均欲独树一帜，颀颀前人，然终不能挽画学之微，不啻国运之衰矣。

洎乎近世，自西蜀先师，张公善子、大千二公降生，并以天纵之才，发画学之秘，奄有隋唐五季宋元明清诸家之长，别开生面，载誉六洲。忆三十八年前，余来淝上，闲涉画林，浏览装池，亦见维吾友王君石岑之作，精能雅逸，余皆平庸。岁丙申，皖省设工农业展览会于合肥，延邀海上孔小瑜、陆俨少、徐子鹤、宋文治诸名公同来献艺，至是画风不变。后三十年，人才辈出，佳作灿然耀目，不亦师承时代之影响于地区耶。

葛生茂柱，赋性敦厚，少承家学，幸生于画风剧变之际，审美有度，趋向有方，兼师光公元鲲、王公石岑、徐公子鹤，又尝问业于余，瓣香大风堂上两师高艺。以善子公之走兽，大千公之山水，心摹手追，寝馈其中，历二十余年未尝或辍。少年时已蜚声乡国，年来则流传广远，见者咸以大风堂嫡传誉之，駸駸乎以当世名家闻矣。

余心钝手拙，有辱师门。今见茂柱之奋笔凌云，艺业精进，不愧为大风堂再传弟子矣，识者当不河汉斯言。闻其画集即将行世，属序于余，因抒直言如此，未存阿谀门人之鄙怀焉。

癸酉季秋
东吴曹大铁

山韵虎情——葛茂柱作品印象记

马鸿增

以画山水、老虎著称的安徽画家葛茂柱，不同于受过美术院校教育的画家。他走过的艺术道路，是类似中国古代画家成才的必经之路，那就是：家学渊源——拜访名师——临摹名作——师法造化——自出机杼。先天的条件加上后天的修为，造就了他的绘画艺术。

1953年出生的葛茂柱，是书法大家葛介屏之子，自幼秉承严教。稍后兼师光元鲲、王石岑、徐子鹤诸家，又得林散之面授，再拜张大千弟子曹大铁为师，至此画艺日进。“大风堂”是张善子、张大千两兄弟共用的堂号。葛茂柱之所以不愧为“大风堂再传弟子”，是因为他兼学张大千、张善子两家之长。其师曹大铁曾在他的画集序言中写道：“葛生茂柱，赋性敦厚，少承家学，幸生于画风剧变之际，审美有度，趋向有方……又尝问业于余，瓣香大风堂上两师高艺。以善子公之走兽，大千公之山水，心摹手追，寝馈其中，历二十余年未尝或辍。少年时已蜚声乡国，年来则流传广远，见者咸以大风堂嫡传誉之，駸駸乎以当世名家闻矣。”曹大铁（1916~2009）为现代著名诗人、书画家、收藏家，对弟子葛茂柱这般褒扬，而且声明“直言如此，未存阿谀门人之鄙怀”，可见真心实意，并非随意虚言。他确实点出了弟子在走兽、山水两方面的传承之力。

昔人有云：画虎画皮难画骨。所谓“骨”，内涵颇为丰富。第一层的含意是指骨骼结构，形貌特征；第二层含意是指骨气神采，情感性灵；第三层含意是指骨法用笔，笔情墨趣。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有一段精彩论述：“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需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立于意，而归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讲的也是这些道理。用这种相互联系的辨证观点来看葛茂柱画虎，不妨可以说相当吻合。他笔下的老虎，不仅形貌如生，骨肉停匀，而且生气勃勃，神采飞动，恰是因形寄意，抒发了画家内心情感。观其虎，或雄踞呼啸，凛然有王者之风；或漫步山野，倜然有寻觅之姿；或踌躇树下，怵然有饥迫之感；或静卧安闲，怡然有恬适之态；或相互依偎，陶然有亲友之情；或长幼相嬉，欣然有爱子之心。种种情状，既是老虎天性之瞬间捕捉，也是画家人性之融化贯注。作者在一幅《母子图》上题诗：“仁慈布护满乾坤，父母心怀百物存。虎性虽残尤爱子，然人面可忘恩。”此诗乃是其祖师张善子先生所作，却也代表了葛茂柱的内心情思。

葛茂柱画虎，于艺术表现语言亦多推敲，从白描、工笔设色到兼工带写，都下过功夫。创作中，注重用笔的书写性，通过顺逆、转折、刚柔、粗细等力度变化，而显现出线条的韵律美。如同

人物画强调“传神写照”和衣纹运动感，葛茂柱画虎尤其重视虎头神情变化和虎身斑纹流动感的绘写。作虎纹如作兰叶，中锋为主，兼用侧锋，灵动多变；或用拖泥带水法，笔墨沉着而不浮滑，醒目而不昏暗。由于他兼长山水、花草、树木，虎之背景处理丰富多变化，对主体虎性虎情起着烘托作用。有时只用泼墨泼彩作背景，别有一番空灵迷幻之感，以抽象衬具象，虚实相生，发人遐想。

说到葛茂柱的山水，显然与许多安徽画家一样，多得益于神奇的黄山。他以黄山奇峰、云海、松涛为师为友，反复对话、交流，参悟天地与心灵之融合。所作气势雄浑，气象浩瀚，笔墨生动。尤其是其中参用泼墨泼彩之法，与骨法用笔相结合，不仅得烟云变幻之妙，而且使画面虚实相生，增加了韵律节奏之美。“气”和“质”是山水画中相辅相成的两大要素，“气”是指山水的内在精神气息，“质”是指山水的自然形质、特质。有品位的山水画，既不是具体物象自然形态的如实再现，也不是完全脱离自然形态的主观臆造，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一种意象式的艺术把握。五代荆浩将这种境界称之为“气质具盛”，也就是“真”。在葛茂柱不少山水画作品中，人们可以体味到这种“气质具盛”。从情感渲泄与境界创造的角度来看，则可以称之为情景交融。

画家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描绘同一个对象，不仅因其具有审美意义的外在形态，更因其背后蕴含着深层的内在意义。老虎也罢，黄山也罢，只是借以表达这些内在意义的外在方式。正是由于画家们对于这种内在意义的执着追求，才使得以老虎、黄山为母题的绘画代代不衰，而且形式风格多样，呈现出各自的时代特色、精神品格和生命活力。葛茂柱深知“画从于心”的道理，他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这是我的奋斗目标。”有此等见识和抱负，其艺术前程未可限量也。

2013年12月下旬于北京东城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金碧山水写千秋

——读葛茂柱先生山水画有感

吴 雪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山水画是异彩纷呈、绚烂多姿的，承传宋元山水画者有之，发扬新安画派笔墨精神者有之，聚焦自然山水写实者有之，吸收西画构成及色彩者有之。然能得中国古典山水画之真谛，又能以自然为师者，鲜也。葛茂柱先生既深谙中国山水画之三昧，又得自然山水之灵气，以金碧山水书写河山、讴歌时代，实属当代山水画之中坚也。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葛茂柱先生的艺术道路，就会发现他在山水画上所取得成功是很自然的事。

一、传承有序，别开新面。

葛茂柱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家父葛介屏先生是继邓石如之后皖派金石篆隶大家。葛茂柱自幼受家学熏陶，从《古文观止》开始了艺术的启蒙，上初中就跟着老父亲拿起了画笔，临习宋元古画。中学时，家父让他拜张善子弟子光元琨先生为师学画虎，随后又拜山水画家王石岑、徐子鹤先生学习山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受家父引荐去拜见林散之结下的一段艺缘。据茂柱先生介绍，他去拜望林老时，林老很开心，问长问短，一下子消除了他对林老的敬畏。这时，他才把自己临习石溪的《溪山无尽图》拿出来请林老指正。林老认真看了他的画之后，大加赞赏，主动给他的临作上题了一首诗：“江上青留点点山，别来无恙在人间。窗前最爱参差影，飞入潇湘云未远。”九十高龄为三十后生题诗，拳拳之心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为葛茂柱先生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重要的是1985年，葛茂柱有幸拜张大千弟子曹大铁为师，汲取了大千先生山水的创作营养，用泼彩、泼墨、金碧等方式来表现黄山的山色云影，烘托黄山之奇妙变化，从而开拓了黄山画派的手法和路径。看到葛茂柱先生的画作，曹大铁先生感叹不已，赞葛茂柱“奋笔凌云，艺业精进，不愧为大风堂再传弟子”，还专门请西泠印社老社员忻小渔先生篆刻一方四公分的朱文印“大风堂再传弟子”赠与葛茂柱先生。至此，曹大铁为葛茂柱打开了通向张大千先生的一扇大门，而葛茂柱先生通过曹大铁和张大千两位先生进入了中国山水画的不二法门。这是葛茂柱先生的艺术之缘，也是他对艺术的精诚所至。然而，葛茂柱先生并没有停止于此。他深知，艺术的道路既要秉承古法，也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他对前辈们的成就开始有选择地继承和弘扬，开始走出自己的艺术之路。他的山水画，是宋元的，也是明清的，更是当代的。因为，传统在他的笔下已融会贯通了，先贤的笔墨只为他的山水画所用。渐渐的，葛茂柱先生的山水画

给人的印象既似曾相识，又让人感到很陌生，自己的面貌慢慢凸显出来。我和葛茂柱先生接触多年，感到他对自己的艺术风格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顺其自然。其实，艺术的语言和个人的风格来不得半点强求，不到火候，老鸡汤是炖不出来的。现在看葛茂柱先生的作品，可以想见背后经过多少风霜雪雨，耐得住多少冷落寂寞。正如浙江大师所言，“敢言天地是吾师，万壑千岩独杖藜”。葛茂柱先生已用行动践行了新安画派的艺术原则。

二、师法自然，意在山外。

葛茂柱先生的从艺之路从一开始就和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下漓江，后登黄山，陶醉于黄山的灵秀和漓江的柔情之间，联想起过去多年浙江、石涛等大师的精品佳构，更折服于古人对大自然的描绘如此精妙绝伦。他回忆当时初上黄山的情景，情不自禁地说：“当时激动得要命，画了几年假山假水，终于看到大自然了。”他承认与自然结缘是他艺术创作的重大转折。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下定决心，要把黄山画好。他说：“安徽人不把黄山画好，愧对黄山。”刘海粟大师十上黄山，他坚持每年都去黄山，有时一年数次，百登不厌，乐此不疲。前几年他又西下三峡，饱览长江的秀美和雄伟，大自然的奇妙让艺术家自愧不如，感慨万分。三峡归来，他的画变得更加厚重而灵动，因为他开始赋予自然山水以性情，赋予山水以自我的独到感受。他又再上黄山，不是一次住两天，而是一住半月有余，他要和黄山交友、交心，他要用心体会黄山的博大雄伟、黄山的风云变幻、黄山的阴晴雨雪、黄山的喜怒哀乐。所以，现在再看葛茂柱先生的黄山就有了生命，有了灵魂，有了异彩。正如他自己所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这是他的目标。现在看来已经不远了。

三、德艺双馨，诗酒风流。

葛茂柱先生在艺术上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为人处事的品德是分不开的。他性情敦厚，与人为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安徽文艺界是有名的老黄牛。每次下基层为民服务，他都是埋头苦干，画的最多，从无怨言。他热心公益事业，凡是赈灾义卖他总是争先恐后。他还带头将家里兄弟姐妹珍藏的葛介屏先生的书画精品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成为安徽书画界的一段佳话。葛茂柱继承了家父介屏先生的文风，闲暇时喜作诗撰联。我很欣赏他的《调寄鹊桥仙·四十初度》中的句子，“惊心如梦如悟，手把杯酒斟自饮，暗思忖，流光不住”。“自持丹青温故，放胆翻开新境来，游艺海，怎能安步”。不惑之年，豪情满怀，不让自己一日闲过。他在游三峡时曾写道：“神女应无恙，霸王试剑锋。船行九畹上，拂面秣归风。”这是何等胸怀、何等气魄。他有一首题画诗，道出他的艺术态度和追求，“皴擦点染一起来，六法还须八法勤。千岩万壑胸中出，笔底烟云无古今”。好一个无古今！艺术家应当无我，更应当有我。只有这样，方可化古为今，推陈出新。葛茂柱先生不仅钟情山水人文，更钟情琼浆玉液。他没有什么嗜好，唯好好酒也。他有一首《山坡羊曲》：“解衣沽酒，莫问英雄，今古饮者名风流，唐青莲。宋赵元，文君月夜相如赋。谁能共我一醉游。醉，刘伶酒。醒，人依旧。”可以说，他的情浓似酒，而酒又使他才思如泉，灵感如涌。正所谓，江山如画，诗酒风流。

丹青歌盛世，妙笔写华章。葛茂柱先生的山水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说他传统，因为他承传了宋元笔法；说他现代，因为他书写了时代。石涛先生几百年前说的“笔墨当随时代”，现在依然闪耀着艺术的光芒。谁不融入时代，谁就可能被时代所抛弃。葛茂柱先生生活在这个变革创新的时代，得时代之风气，写时

代之精神，就成了葛茂柱先生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今美术不缺技术而缺精神，不缺形式而缺思想。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我想，葛茂柱先生作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也会用他的金碧山水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他的美好烙印。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当代的艺术家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时代放歌，为人民书写。我真诚期待葛茂柱先生能够不负时代、不负丹青，为盛世立言，为人民抒怀，书写出更加灿烂多姿的山水画卷。

（作者系中国书协理事、安徽省文联主席）

图 版



雪霁北海

己丑大雪
初晴江岸
志略写松石
云烟
于北海
斋中

雪霁北海 2009年 138cm x 66cm



壶口晚照
乙酉秋月
李振

壶口晚照 2005年 68cm x 46cm